

# 寻根土地记忆 温暖底色如何延续?

乡村美学小札

人文篇

在轨交16号线惠南东站出口,有一座造型别致的木制心愿桥。这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“转换节点”——暂别高速驰骋,一转角就能邂逅慢生活,与迎面而来的大片金色稻田撞个满怀。

桥的那头,坐着上海市乡村振兴

示范村浦东新区惠南镇海沈村。这是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参展样本社区之一,也是艺术季第一次在乡村设立分会场。漫步稻田栈道,欣赏秸秆艺术,寻觅沪乡空间……这个假期,不少家长带着城里孩子体验农耕生活,也有老

人特意赶来重拾乡愁情愫。

上海的城市文化繁荣发达,但回溯历史,乡村仍是文化之根。寻根土地记忆,这片温暖底色如何延续、焕新?当传统乡村遇到当代艺术,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?

## 记忆空间

农活用具,旧时照片,谜语儿歌……步入海沈村的“沪乡空间”,上世纪惠南地区的生活场景复现眼前,宛如一个“乡村记忆博物馆”。

在金山博物馆馆长余思彦看来,乡村记忆本身就是乡村美学价值的核心部分。“就像我们常说起小时候的味道,比如外婆烧的菜,或者乡愁。对乡村生活的记忆,植根于自然与人文,又有感情维系,是复杂的体验。”

走访别处乡村,也能发现类似的“记忆空间”。在浦东新区周浦镇界浜村,有一间老物件展示屋,里面摆放着村民们捐赠的老式织布机、老式挂钟。在松江区新浜镇南杨村,石泾弄的民宿内,你可以找到过去喂猪用的石槽、腌咸菜的大缸、手摇的水磨,“乡音墙”上写满了松江本地话。在嘉定区华亭镇联一村,则有一条朴素的“百户石街”——这是村民的老房子拆除后,每家每户留下一块砖共同铺成的,踏过旧砖,路的尽头就是村民集中安置的新家。

“随着生活水平提升,人们对美好的向往、对美的向往愈发强烈。”余思彦认为,乡村的美学价值就好像一座桥梁,应当依托乡土现有的基础,帮助人们重新唤醒、复原记忆之美。

上海市民俗学学会会长、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教授仲富兰提出了“土地记忆”的概念。“金山有一个地方名为璜溪,数百年前曾有一场文坛盛事,名为应奎文会。当时的著名文人吕良佐向天下‘征



沪乡空间展示馆里,天花板上用书卷式的诗文装点环境

杨建正 摄

稿’,一时间文士毕至。后来,璜溪就因此更名为‘吕巷’。”仲富兰说,“今天的吕巷正在组织这方面的文史研究。乡村要把人文之美发现出来,才会有长久的价值,能够打动人们,让人们记住这个地方。”

“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是中国人的特点。”仲富兰认为,“要把握乡村的人文美学,千万不能理解成抽象化、理论家的东西,不能向农民上课、说大道理。要与当地民俗、手工制作、传统物产等结合起来再来创造,重新唤起乡愁。”

## 文化自觉

乡村之美应区别于城市之美,更不应千篇一律、千村一面,这已成为大家的普遍共识。如何“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”?究其根本,本地传承的历史文化、乡风民俗就是“灵魂”所在。

在2019年公布的最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

单位名单中,上海共有63家单位上榜,涉及55个“非遗”代表性项目。有农耕社会的民俗风情,如罗店划龙船习俗、崇明灶画、徐行草编;有原汁原味的本土技艺,如浦东说书、奉贤滚灯、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……

“上海非遗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我国非遗体系中独占鳌头,正是它们折射出这座城市纯正而久远的文化底色。”上海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中心主任陆建非说,把非遗作为乡村美学的载体,是一种回归;当然,这种回归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,必须与时俱进。例如,土布也能衍生出土布旗袍、土布背包、土布旅游鞋等时尚产品,在崇明已有相关专卖店。“这些完全可以在新农村尝试开发。”

即便没有古树古桥或百年技艺,普通的乡村生产生活也能找到文化附加值,实现“华丽转身”。余思彦说起一碗菜饭的故事:“在廊

下镇,通过发展农家乐旅游,原来自家大灶烧的菜饭,变成了不预约就吃不上‘的香饽饽’。”他说,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引领十分重要,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也很重要。唤醒文化自觉,能够帮助老百姓发现身边之美、家园之美。

“我们不能夜郎自大,也不能妄自菲薄。”余思彦认为,“只有秉持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城市和乡村所拥有的资源,才能实现资源的对接,实现文化的寻根,才能慢慢转化为一种人文素养,转化为软实力。”

## 艺术介入

前不久,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横渡镇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艺术展览。《空山春雨后》的山景,《大地色彩》的农家劳作,《古巷深深》的传统乡村建筑记录……作品的创作者是普通村民,他们用手机拍下了“我眼中的乡村美好生活”。

这是“上海力量在长三角”举行的一次艺术乡建活动。在独立策展人、社区枢纽站创始人王南溟看来,乡村记忆不是原封不动的保留,当然也需要创新。“通过艺术介入,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构成了一个对话环境,彼此生长。”

王南溟从事艺术乡建已有十余年。2010年起,他与团队走过许多乡村。公共美育让乡村的美丽风景多了一层艺术家的涂色,提升了村民的审美品位,也让更多城市人能在乡村同时感受诗意和艺术之美。

将当代艺术放到农村展示,当地村民能接受吗?王南溟说起了一个村庄与钢琴的故事,几年前,他与团队在山西许村开展了一次免费的钢琴助学,出人意料的是,报名人数超出预期。即使是钢琴家早上独自练琴的时间,也会有孩子们坐在一旁静静地听。后来,钢琴家与孩子们一起完成了一场演出。“人们经常拿村民主体来反问艺术乡建的价值。能不能从文化平等的角度,将艺术传入乡村?试验一下,就有答案了。”王南溟说。

与此相对的,传统技艺能不能在城市的年轻人之间引起共鸣?近年来,不少“非遗进社区”“非遗进校园”正陆续开展。“在一次授课中,有个女孩向我表达了对纺车的喜爱。女孩说,通过纺车她好像看到了黄道婆衣被天下的场景,感觉可以触摸到祖先跳动的脉搏。”看到年轻人对非遗如此感兴趣,陆建非很欣慰,“非遗也许不能成为主流文化,但总得有一拨人能够读懂它的意义。”

本报记者 杨洁

## 上海永福园“抗战陈列馆”升级开馆 珍贵展品重现烽火岁月

本报讯(记者李一能)今天上午,“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及人民武装陈列馆”开馆仪式,在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——上海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馆广场举行。在沪老将军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150余人参加活动。展馆展出了众多珍贵的抗战文物,许多展品背后都有着一段传奇故事。

永福园“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及人民武装陈列馆”,展示面积1200平方米。其中珍贵的抗战文物60余件,有关抗战文献、书籍300余件。上海永福园总经理徐汶强告诉记者,此次开放的陈列馆,是上海永福园“烽火岁月中的人民军队”系列五个纪念馆之一,在原有的“抗日战争纪念馆”基础进一步提升展馆内容,比较全面地反映“烽火

岁月中的人民军队”,于今年9月完成改建,今天正式对外开放。

在诸多展品中,一把日军骑兵马刀格外引人注目,正反面都写有汉字,分别是“天皇昭和十五年”与“佐佐木第四骑兵中队”,它的捐赠者是今年90岁的空军老英雄孙佑民,这是他12岁时在一场混战中缴获的战利品。

另一件有趣的展品是一块小螃蟹的化石。一位叫卫玉龙的抗日老战士,曾经参加过一场激烈的战斗,炮弹爆炸后飞石横溅,一块奇怪的石头被崩到他的面前,仔细一看,居然是一只“石头小螃蟹”。于是此后卫玉龙一直将螃蟹化石带在身边,作为幸运物与战斗纪念珍藏了几十年,并在晚年捐给了永福园“抗战陈列馆”,通过展品向观众分享他的抗战回忆。



## 今日论语

用了一年多的床垫,挂在二手平台半个月,价格从40元降至1元,仍无人问津;旧的大衣橱想扔掉,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……二手家具等大件生活闲置物品,现在成为了不少人日常生活中的“烫手山芋”,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“代扔”的有偿服务。

废报纸、易拉罐可以放入可回收垃圾桶,旧家电、旧手机也有人愿意回收,然而像旧家具等大件生活闲置物品,因为回收附加值低,加上运输成本大,而让人犯难。曾有人做过这样的计算:一套家具的拆解时间大约在半个小时左右,但可回收的部分价值往往很少,像废旧床垫,可卖的部分主要为弹簧,价格只有四五元,其中海绵的价值就更少了。

如果只是算小账,大件生活闲置物品的回收确实不划算,但是从可持续发展以及“碳中和”的角度

## 大件闲置物处理 要算“长远账”

方翔

来看,这些闲置物品回收的意义却非常大。如果将这些物品通过压缩、焚烧等进行处理,不仅会浪费其中的可用资源,更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。因而,建立大件生活闲置物品回收利用的全链条,让它们发挥“余热”,就显得格外有意义,这也是绿色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财富,特别是旧家具等大件生活闲置物品还是有一定的再利用价值,当务之急就是要多管齐下降低回收的成本。来自上海市绿化市容部门的统计数据,目前,上海共有1.5万个可回收物交投服务点、201个中转站、10个集散场,可回收物回收体系的框架基本形成。其中的一些中转站已经具备将大件生活闲置物品集中拆解,将其中的有价值部

分按不同材料类别进入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分别循环利用的能力。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税收杠杆,引导更多企业加入到疏通大件生活闲置物品回收的“最前一公里”中,降低从家里到垃圾中转站的运输成本。

对于有条件的小区,可以建立大件生活闲置物品的回收“驿站”,除了集中堆放之外,更可以定期举行社区居民的闲置物品交流活动,在确保卫生、安全的前提下,让这些废旧物品“起死回生”。

只要人人都能出一份力,贡献一份智慧,不断地探索新模式,大件生活闲置物品回收就一定能够实现资源投入最小化、废物利用最大化和污染排放最小化的目标,让我们的生活更加“绿色”。